



何冀平

何以解醉

酒後失言，酒後生事的事情經常有，這些天網上傳得一個個惡劣的打人事件，就是飯局上飲酒之後出的事。青稞酒是西藏名酒，青稞酒清香醇厚綿甜爽淨，最早青稞酒釀造一點也不複雜，在藏區，幾乎家家戶戶都能製造，以青稞為原料，配以高原的雪水，釀出味道甜美的酪酒自飲待客，人說，這裏的麻雀兒也會飲二兩呢！

近日在看台灣李一冰著的《蘇東坡新傳》，書很厚，上下兩冊，幾百萬字，將蘇東坡的一生記述得十分詳盡，宋時文人優雅，常會飲酒賦詩，書中多次提到這樣的聚會場面，雖有時飲得過多，但從沒有過酒後生事。蘇東坡被貶黃州，是他人生最艱難困苦的一段，也曾自己釀酒暢飲，也許是宋朝的酒，多如我們現在的花雕黃酒，原始的藏區青稞，沒有力度吧。在香港吃大閘蟹，席間都會送上一杯薑茶，解腥去寒，飲後很受用，看來，如果宴席有酒，也應該送上一杯酒後解醉茶。

唐代貞觀十五年，一日唐太宗正在燈下看書，女兒文成公主求見。文成公主就要奉詔進藏，與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成婚，行前想把茶葉帶進西藏，請示父皇御准。公主說：「飲茶有十德：以茶鬱氣，以茶驅睡，以茶養生

氣，以茶表敬意，以茶養身體，以茶增滋味，以茶可以行道，以茶可以雅志，皇兒酷愛飲茶，請父皇恩准，帶些茶葉進藏。」太宗當然應允，茶葉種類繁多，問文成公主要帶哪幾種？公主說：「最喜歡楚地產的灑湖含膏。」太宗說：「灑湖含膏一年不過一二十兩，是朝中珍品，數量不多，既然女兒要，哪有不給之理。」就命人打開茶庫，將歷年積蓄的灑湖含膏全給了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進藏，到達青海。松贊干布迎親的隊伍舉行盛大酒宴，飲的想來就是青稞酒吧。松贊干布酒醒了，說道：「以往醉酒，一醉就是一個通宵，醒後頭痛氣短，脾氣暴躁，今日怎麼醒得這麼快，還滿口生津，喉底潤滑，頭腦清明。」這就是以茶醒酒的功效。後來文成公主喝不慣牛奶，又用帶來的灑湖含膏熬成茶水，摻兌牛奶，成為奶茶，這是後話。可能她再也想不到，千年之後，奶茶做得最好的地方，變成香港吧。

中國古代以茶醒酒的例子還有不少，醒酒茶可以使人體不受酒精侵害，還可以避免不少傷人害己的惡劣事件，何樂不為？商家真該動動腦筋。



梁冬陽醫生

食物中毒

炎熱的天氣小心食物中毒。

香港的夏天濕熱，溫度30度以上，特別是現在很多人叫外賣或者去餐廳買食物等一段時間才進食，食物的保存和運輸過程一定要小心留意。最近就有些朋友腹痛又瀉，懷疑食物中毒。食物中毒分幾大類：

如果由細菌、病毒引起的多數在6小時至12小時才發生，例如魚生、壽司，一些未經煮熟的食物，尤其是夏天有些人喜歡製作甜品，而這些甜品是由未曾完全煮熟的食物製造，例如芒果布甸用未煮熟的雞蛋做的，有些蛋糕含糖和蛋白質，正是細菌或病毒喜歡的培養基，令它迅速繁殖。常見的有沙門氏菌、副溶血活菌、大腸桿菌、肉毒桿菌、李斯特菌、輪狀病毒，所以在夏天最好是食煮熟的食物或者嚴格控制溫度的冷藏食物。

金黃色葡萄球菌引致的食物中毒可以在30分鐘內出現反應，要小廚師或者家中的人，如果面部有暗瘡，手部有傷口要好好處理，不要用手觸摸過傷口不洗乾淨又去製作食物，這樣可以引起全家食物中毒。

農藥食物中毒：買了菜蔬水果回家要浸泡在清水裏一段時間，然後換水清洗乾淨才進食，萬一農藥太

多可以引起頭痛、肚痛腹瀉。

肌肉神經毒素的中毒：雪卡毒素、雞泡魚毒素（河豚），可以在進食後數小時發生神經麻痺，甚至影響呼吸，可以有生命危險。

香港的家庭請家庭傭工很普遍，當傭工來到家裏第一件事就是要將所有可能的家居安全的問題同她們講，要不厭其煩，因為她們掌握一家人的健康，加強溝通和將你的要求告訴她們極之重要。

食物中毒最重要的是預防，不要吃生的食物，要清洗、要煮熟，在烹飪、運輸、儲存過程要留意細節，暴露在室溫下時間太長要小心有沒有變壞，無論是水果、蛋糕、甜品等所有食物都要留意，要留意盡量不要吃過期食物，特別是老人家為了不浪費食物總是將隔夜的東西拿出來吃，如果生果開始變壞寧願浪費也不要再吃，要經常留意雪櫃的溫度是否足夠，食物之間有沒有空間，因為完全沒有空間即使雪櫃夠冷也可以變壞，而且在拿出來吃之前一定要仔細觀察有沒有發霉、異味等異樣，一旦發現千萬不要再吃。

健康才是最寶貴的，如果和健康比較，變質的食物寧願不要，當然每一次買的食物不要太多，保持食物新鮮，這樣既可以不浪費又可以保持健康，一舉兩得。



劉希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一個朋友，酒後開車外出，將正在散步的一位老人撞倒，老人雖然幾經搶救，挽回了生命，但面臨截肢的危險。朋友因為是醉酒駕駛，再加上交通肇事，年紀輕輕便要面臨牢獄之災。

朋友才大學畢業一年，父母為他買了新車，還剛剛找了份新工作，交了一個新女友，未來很美好。但是他的人生，卻被自己的一個錯誤決定所改變了。其實那天，他本來可避免此次事故的，有朋友見他喝了酒，讓他喊代駕，可他覺得喝得並不多，自己的車又新，不捨得讓給別人開，於是婉言謝絕了，結果撞倒了人，對別人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不說，還把自己的未來也搭進去，實在是太不應該。

一個同事，晚上十點和夥伴們出去游泳，自認為水性不錯的他，一個人游在最前面，可是卻不久就突然抽筋，雖努力掙扎卻無力回天，留下妻兒老小，面臨人生的悲慘境遇。

一個農村的親友，做了滿桌子的菜招待客人。但是給火鍋添加液體燃料時，沒注意到裏面還有火星，瞬間引發大火，自己燒傷不說，連帶做客的親人，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燒傷。一場歡慶宴會

演變成一場災難片。都是因為太大意，根本沒有一點兒安全意識。

車禍、溺水這些事故，就發生在一瞬間。很多事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他們抱着僥倖心理，總認為這些壞事不會落在自己頭上。醉酒駕駛的朋友，若是多點安全意識，知道酒後開車事故多，那無疑是自毀人生；溺水身亡的同事，若是給溺水做個預防，白天游泳，並且和朋友們的距離近一點，或是知道自己缺鈣，下水可能有危險，根本不下水；燒傷的朋友，若是將液體燃料換成固體燃料，或是在火完全熄滅後，再去添加液體燃料，那麼這些悲劇，都可以改寫。

古人云：「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意思是，聰明的人，不會站在將要倒塌的牆下面，也就是說，聰明的人，不會將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危牆隨時有倒塌的危險，如果抱着僥倖心理，認為自己不會那麼倒霉，在危牆下站立，那麼，說不定砸中的人就是你。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有防患於未然的準備，都要有非常強烈的安全意識。只有防患於未然，才能杜絕事故的發生。時刻記住安全第一的道理，那麼人生就會平平順順，幸福就會長長久久。



鄧達智

Tina便是Tina Viola

Tina Viola (陳軾儀) 安詳離去……

Irene Man (文綺貞) 自溫哥華發來噩耗，沒任何心理準備之下，發呆了整整一個早上。

Tina Viola是混血兒？

徐卻五官輪廓及四肢身高，有別她走紅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般本地華人當年身型比較矮細，縱使時裝模特兒，基本上徘徊於5呎5吋至5呎7吋之間，英國當年紅透半邊天的名模Twiggy也只是5呎6吋(1米69)，Tina身高5呎8吋(1米73)簡直傲視同儕。無論Tina是姓氏還是Tina Viola是疊名，同樣加深了她的血統疑雲。

文綺貞後來解讀：Tina前夫為菲律賓人，姓Viola。婚後隨夫姓，陳軾儀的英文名字比她原來的中文姓名在職業上、往後的生涯上都更響亮！

跟深居簡出的Tina並非天天WhatsApp，周周茶敘的夥伴，我們的交往集中在Vintage照片與電影的分享。她擁有數不盡的老照片：大紅大紫天橋歲月倩影，Bang Bang時期，Joyce時期，名牌珠寶店Buccellati代理時期，與各界名人、富豪、天王巨星的合照。在下卻擁有也算數不盡各種年份各種語言的電影光碟。

交換與分享形成我們喫茶的好時光，時裝精眼中的傳奇名模平發言頗稀，但處於各式影碟面前直情兩眼發光。

難忘她發現在下竟然擁有法國至經典的Gay界Iconic電影，1978年出品《La Cage aux Folles》的興奮。為了前輩，終於割愛；平素氣定神閒，那刻與高采烈的Tina不禁在我臉上輕吻致謝。

一代名模，更是那個模特兒代表着基本上好教育、好出身、儀態談吐不落俗套的六十年代；名模、名人，還有後來成功轉型，成為著名珠寶品牌Buccellati香港代理，Tina Viola在觀人界、名人界代表着一種與眾不同、近乎神聖不可侵犯的代言人角色。好些初出道甚至久出茅廬，各級水平、各類界別大星小星們，視與Tina飲茶食飯猶如皇恩浩蕩，急不及待廣傳福音。他們的行為絕非負面，乃屬對一個時代的尊敬。

「港版Greta Garbo」，有人曾經筆下如此歌頌跡近不吃人間煙火的Tina。

同樣叫Tina，嫁給京劇世家周信芳家族長子Michael Chow，父姓Lutz，成為Tina Chow著名餐廳Mr Chow女主人後，除非接待貴賓，也亦深居簡出，有幸偶遇，曾經在香港麗晶酒店跟伊人做過一個暢談的訪問，靜聽彼岸Tina猶如維港Tina相近的優雅韻調，細訴昔日名模與時裝內幕故事。

如今Tina與Tina都成了雲上的天使，可會惺惺相惜，互通前塵往事？

時光逝水，光環始終存有遜色的期限，像好些2000年後的年輕人會問你：「誰是張國榮、陳百強？」

Tina迅雷不及叫一眾友好措手不及的噩耗傳來，不少年輕媒體會問我誰是陳軾儀？

又如何？

認識、珍惜Tina的朋友都會向這位各人心目中的Icon奉上敬愛與懷念；凡人俗人不太認識至好，還原經典不易觸碰的迷離與飄渺。

別矣，老朋友，一路好走！



●走過一生起伏跌宕，一代名模陳軾儀息勞歸主，某程度上亦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作者供圖



鄭華紅

不帶金錢的愛情

錢少海的家電維修舖開在水南街大橋頭一側，維修舖簡陋，一張舊桌子，一張舊凳子，桌上的萬用錶和幾把螺絲刀是師傅送的。早年電器沒普及，維修舖生意清淡，閒來無事，錢少海就坐在店裏看着街上來來往往的人，等着生意上門。

一天，錢少海發現店舖對面的弄堂口經常有一位女孩出沒。女孩頭戴草帽，衣着樸素，每天清早拉着一輛自行車從弄堂中走出，晚上又風塵僕僕地從弄堂裏穿回。每次看到女孩的身影，錢少海的心就會莫名地跳得飛快。

弄堂口有一個壓水機，錢少海提着水桶去壓水的頻率多了起來。他只是想引起女孩的注意，想近距離地看看女孩。可是，和女孩擦身而過無數次，錢少海從不敢主動向女孩搭話，女孩也彷彿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相遇時總是匆匆而過，留給錢少海的，是空氣中夾雜的工地泥灰味和女孩的汗水味。錢少海心裏更加認定，女孩就是他生命中要尋找的人。

日子就這樣在朦朧中度過，直到有一天看見媒婆帶着一個男孩踏進了弄堂口，錢少海倏地把心提到了嗓子口。他惶惶不安，如坐針氈，腦海裏滿是女孩的身影。晚上，他終於鼓起勇氣，在半路上截住了女孩，表白了女孩，女孩羞得滿臉緋紅，飛也似地逃離。

女孩還是和錢少海約會了，兩人的身影經常徘徊在公園裏，路燈下。沒多久，戀情最終被女孩的家人發現，遭到了女孩全家人的反對。

女孩的姐姐把錢少海叫到家中，措辭嚴厲

地問：你拿得出多少聘禮？

錢少海低著頭，雙手搓着衣角，一聲不吭，滿臉通紅。

「聘禮拿不出，金項鍊、金耳環總該有吧？」女孩姐姐的語氣咄咄逼人。

「暫時拿不出，以後會有的。」錢少海輕輕地應了一聲。「你既然給不了她幸福，就不要再來騷擾她。」女孩的母親看着錢少海什麼也承諾不了，氣呼呼地拿起牆角的掃把，把他趕出了家門。

錢少海再也無心營業，每天失魂落魄地坐在店舖裏，獨自沉浸在傷感中，就在他深陷煩惱苦悶中時，突然有一天，店裏進來了一位要修車的中年男子。

男子看見錢少海，就板著臉大聲責問起來：「原來你店舖開在這裏，還記得我嗎？」面對不速之客，錢少海搖了搖頭。中年男人繼續呵斥道：「做了什麼虧心事自己心裏清楚，難道非要等我給你說出來？」

錢少海想，自己雖窮，但家教很嚴，更沒幹過傷天害理之事。為了盡快平息事態，不管中年男人如何用語言刺激自己，他始終平心靜氣地以禮相待。有圍觀的鄰居意欲對中年男子進行驅趕，眼看中年男子就要吃虧，錢少海又是遞煙又是好言相勸。中年男人語氣逐漸平和，臨走時，對着錢少海翹起了大拇指。

中年男人剛走，女孩的母親又走進了店裏，扯著大嗓門說道：「聘禮你拿不出，那操辦酒席的錢你總該有吧？」

女孩的母親親自上門，錢少海忽然覺得事情有了轉機，忙不迭應道：「有，有，明天我就去借。」

「那好，我再給你兩天期限，拿得出錢就舉辦婚禮，拿不出這事就到此為止。」說完，女孩的母親悻悻離去。

第二天，錢少海關了店門，歡天喜地地出門借錢去了，到了晚上，他依然兩手空空。眼看只剩一天期限，沒有借到錢的錢少海憂心忡忡地站在水南大橋上，心中七上八下，一籌莫展。波光粼粼的豐溪河水，自由自在地在他眼前流淌，滿天的繁星在夜空中爭相朝他眨着眼睛，嘈雜的蛙鳴聲更是攪亂了他的心。面對大自然的嘲弄，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月亮從雲層裏探出頭來，把他孤單的影子在橋面上拖得很長很長，他才重重地歎了一口氣。

夜空下，女孩在橋面上踩着錢少海長長的影子緩緩走來，她走到錢少海的身後，伸手抱住了他，輕輕地說：「走，我們回家吧？」「回家？！」錢少海回轉身，驚訝地看着女孩，他撫摸着女孩的頭髮，再也控制不住情緒，淚水嘩然而出，「對不起，我拿不出像樣的聘禮，也給不了你體面的婚禮。我跑了一天，一分錢也沒有借到。」

「走吧，我媽說了，沒有錢也沒關係，主要是看你的人品和態度，只要你人好，就不愁將來沒有好日子過。」女孩牽着錢少海的手往家裏走去。

女孩的家中，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正一邊喝茶一邊笑瞇瞇地看着錢少海。看錢少海還在發愣，女孩的母親又扯著大嗓門喊道：「愣着幹啥，還不快喊舅舅！」

錢少海似乎明白了什麼，臉頰緋紅，怯怯地喊了聲，媽媽好，舅舅好！屋子裏瀟灑起了一陣歡笑聲。



小蝶

慶祝結婚49周年的背後

上星期，收到比利哥(余比利)寄來一張照片。照中的他與妻子都穿着紅色上衣，一立一坐在家中餐桌前與漂亮的蛋糕留影。蛋糕上寫着「Billy和Helen 49周年」，原來是他們慶祝結婚49周年。

我看到照中余太太精神奕奕地坐在丈夫身旁時，不期然地百感交集。我當然為他們攜手建立家庭，慶祝一起走了幾近五十載的人生路高興。一對夫婦，能夠在宣讀婚姻誓詞四十年後仍然生活在一起，自然非常值得慶賀。然而，令我在看到他們的合照時有更大感觸的，並不只是他們的婚姻有多長，而是二人之間的愛有多深，夫妻之間的義有多厚。我是在研究香港業餘話劇社時認識比利哥。那年，我專程飛到北美洲三個城市拜會劇社前輩，寫下他們與劇社之間的事跡。我在洛杉磯與比利哥見面，之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絡。

比利哥是由其恩師King Sir (鍾景輝) 引薦加入「業餘」的。雖然他在「業餘」的時間只有兩年，但也於1963至1965年參加了劇社為麗的映聲演出的電視劇《謠傳》、《史嘉本的詭計》和《視察專員》。他在《史》劇和《視》劇更分別

飾演同是由King Sir擔演的男主角的侍從，與老師有很多對手戲。此外，他亦在劇社的大型舞台劇《鑑湖女俠》中飾演清朝官員李益智。

比利哥非常熱愛戲劇藝術，1965年在King Sir推薦下赴美國念戲劇。畢業後在彼邦成家立室，兒孫們都在美國出生和成長。

我和比利哥再次緊密接觸是因為我要撰寫《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理論和教學篇》一書。他是King Sir在浸會書院教授戲劇的第一代高足，所以是我訪問的對象。大家都知道King Sir是將美國劇引入香港之人，卻可能不知道哪齣劇是他在香港導演的第一齣美國劇。答案是：《淘金夢》，即是《推銷員之死》。比利哥在劇中飾演該劇的第二男主角Biff，在另一齣美國劇《小城風光》中再次飾演重要角色舞台監督一角，可見他在大專院校推動美國劇和舞台劇的功勞。若不是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去了美國，相信在香港舞台自有一番作為。

這些年來，我和比利哥常常通訊，分享大家生活的點滴。然而，我們談得最多的，是余太太的健康。大約兩年前，余太太中風，身體很多地方接着出現問題，而且全都是非常嚴重的疾病。本

來一向主外的比利哥忽然要照顧妻子的起居生活、打理家庭、與醫護人員周旋……他陪伴着妻子挨過一個又一個高風險的大手術，每天都在非常惶恐擔憂的精神狀態下生活，不分早晚地服侍在妻子身旁。可以想像，他過的是何等驚心動魄和身心俱疲的苦悶歲月。

即使我只是從文字中知道比利哥和余太太每天經歷怎樣的折磨和困擾，也已經令我深感不安。可是，我沒法幫忙，只得在回郵時多加鼓勵和開解比利哥，心中卻仍是惦掛着他們。幸好他們憑着信望愛和婚姻誓詞的支持，終於捱過最難受的日子，余太太慢慢康復了。因此，當我收到他們的合照時，我是打從心底裏為他們高興。

我期待著明年他們一起慶祝金婚典禮的來臨。屆時，比利哥請再給我你們的合照，我會送上最真摯的祝福。

●余氏伉儷慶祝結婚49周年留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供圖

